

作家文库系列

吴克敬获奖作品选

渭河五女
五味什字
手铐上的蓝花花
状元羊
珍藏的父亲

五味



西安出版社

吴克敬获奖作品选

五味

吴克敬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克敬获奖作品选:五味/吴克敬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12-867-0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356号

吴克敬获奖作品选

五味

编 者	吴克敬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37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2-867-0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薛保勤

克敬获奖作品结集出版，可喜可贺！

克敬与我相识、相交、相知多年。虽不常见，却彼此关心、彼此关注、彼此关照，彼此为彼此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而欣喜，所谓君子之交、心有灵犀。克敬勤勉、执着，把文学当情人、视文学为生命，几十年笔耕不辍，他的作品深沉厚重，关注民生；真诚拙朴，有着浓浓的泥土气息和人文情怀。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信息泛滥的今天，他始终目光向下，从老百姓的生活和历史元素中挖掘、提炼、反思、升华，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其生动地“再现”。作品中流淌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声音。近些年，克敬厚积薄发、精品迭出、屡屡获奖，名满业界。但他依然执着、依然执迷、依然平和、依然平实、依然平民；依然敏锐、依然机智、依然灵动、依然勤奋、依然勤勉、依然勤恳。《吴克敬获奖作品选》即将出版了，他嘱我作序，盛情难却，以一首《走近延安》的回望诗助兴，是为序。

走进延安

走进延安
带着久违的期盼
再听听苍凉的信天游
在看看奔放的山丹丹

走进延安
带着对红的眷恋
看一眼杨家岭的五角星
吃一口老房东的小米饭

走进延安
带着对奋斗的感念

握一握南泥湾的老镢头
刨几颗香喷喷的山药蛋

走近延安
带着鱼水情深的甘甜
摸一摸那块人民救星的匾
重温为人民服务的庄严

走近延安
我知道
群众是本
乡亲是船
民心是天

走近延安
我明白
成功的背后
有邻家老汉送的军粮
有房东大婶纳的鞋垫
还有手推车、小米饭、
信天游、山丹丹……

走近延安
我懂得
什么是胜利的先决条件
什么是人民做主的江山
人民有情 江山无限

走近延安
我清醒
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
谁忘记了历史
历史就会让他加倍偿还
饮水更当思源……



目 录

渭河五女	1
五味什字	81
手铐上的蓝花花	133
状元羊	195
珍藏的父亲	253
五色朋友（代跋）	293

渭河五女

上篇

01

“噢——过河了。”

第一个由河柳掩映的沙土小路上奔上沙堤的是凌琴琴。她一看到那在广漠的沙滩中心里被阳光照得闪耀着金光的渭河，便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扭回头，朝绿茵茵的垂柳遮挡住的小路高声欢悦地催促：“姐妹们，快走哟，步子跷大些——”

她脱掉鞋袜，提在手上，高高地挽起裤脚，转身跑进堤外的沙滩，一直奔进清亮的渭河里。

今年入夏以来缺雨，渭河只剩下这瘦瘦的几绺儿。河水很清，可以看见河底的沙子和石子。蓝天

和白云一齐落到水面，被洗刷得洁净而轻柔。凌琴琴站在一朵云彩上，凉津津的河水在她的腿肚子上翻着细碎的浪花；河面上映出她那红扑扑的脸庞，一双黑乌乌的眼睛熠熠闪光，生动极了。她嬉笑着用脚蹬，用手撩，那可爱的影子却并不顺水漂走。一只翠绿色的水鸟，在她的身边擦着水皮儿飞过，她喊叫着追了几步，水鸟鸣叫着钻进高高的蓝天里去了。

长长的沙堤上又出现了两个女子。那高高大大、结结实实、一副运动员身材的是司马爱云，她身边身材娇小玲珑的叫谈小凤。谈小凤显得娇嫩而妩媚，白白净净，模样俊俏而可爱；墨黑的头发在脑后的一方花手帕扎住，蓬松着像马尾巴似的甩动，脚上的半高跟乳黄色塑料凉鞋，使她走路显得小心翼翼。她们一路走来，一路争论不休。

“噢——噢——噢——”站在河里的凌琴琴向她们呼喊，摇晃着手臂。

谈小凤噙了噙嘴，说：“看把她美的！她学习挑梢儿，知道自己能考上。烧包儿！”

司马爱云说：“不单是为这哩。”

“还有啥？”

“人家男朋友今日个准定也去看榜呀，要演一出七夕会哩，能不高兴吗？”

“你悄声些！琴琴听见了，看把你骂死呀。”

“哈呀，骂就骂吧！让我捏着鼻子叽叽哝哝说话，把我憋死了。”

谈小凤笑了，一拽司马爱云说：“快走。”

爱云却扭身向后边的垂柳丛中瞧瞧，犹豫地说：“咱们等一等玉惠和九月吧……”

“走，到河边上一块儿等。”谈小凤说着，拽扯着爱云连颠带跑地奔向了堤外。

又一个女子登上了沙堤，这是王玉惠。她是这群女子中年龄最大的，二十一岁。她梳着两条长辫子，略长的脸儿黑里透红，淡淡的眉毛，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显得端庄而贤淑，在这群女子中像个大姐姐。她在沙堤上站住了，看见河边的姐妹们向她招手呐喊，只是无声地笑着向她们摆手，示意她们等一等。她在沙堤上等待着落在最后边的

吴九月。

吴九月从河柳丛中的沙土路上走出来了。这是一个很不惹眼的农家女子，矮矮的个子，很瘦。因患小儿麻痹而落下残疾的左腿，明显地瘸着，使她怎么也无法赶上前边的伙伴们。看到了在堤上等她的玉惠，她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子，微笑着说：“玉惠，你头里走吧，我慢慢赶你们。”

“要过河了，咱们一块儿走。她们三个在河边等着咱们哩。”

说着，玉惠伸出手来扶着九月走进了河滩。这里是渭河的河道，现在却袒露出来了。大大小小的、青的、花的石子儿赛跑似的向左右铺开，广漠而遥远，似乎直通到蓝天相接的地方。

玉惠扶着九月艰难地向河滩中心走着。九月却叹了口气，说：“不是你们四个一再叫我，我是不会进县城看榜去的……”

“怎么？担心选不上吗？九月，你是咱们县中有名的高才生呀！要说哩，除了你和琴琴两个人，我们三个才是碰运气呢！”

“实给你说，我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绩……”

玉惠微微吃了一惊：“为啥呢？”

九月望着玉惠苦笑了一下，说：“就是把我初选上了，哪个学校能招我这个残废人呢？”

“不会的！不会的！只要选上了，就……”

“玉惠，前几届高考录取你没注意吗？我可是早就注意了。这事有得是。”

“真的吗？”善良的玉惠心里一阵悲哀。她瞧了一眼九月瘸着的左腿，又赶忙把脸扭开。老天爷，可不敢这样干哩。她想：如果真正是不录取残废人，那，那样干脆不要初选上；初选上了又不能录取，这要比初选不上还让人伤心，难过！“不会的，怕不会那样吧……”

“玉惠，你念啥经呢？什么不会呀？”站在河水里的凌琴琴有点焦急地呐喊，“快过河，再迟了就赶不上进城的班车了。”

“呐喊啥？”高个儿的爱云瞪了琴琴一眼。她已经脱了鞋袜，裤腿挽到大腿上。当玉惠扶着九月一到河边，她就蹲到了九月的面前，高声叫道：“来，过河！”

吴九月爬在了爱云的脊背上，司马爱云迈着有力的步子过河了。玉惠和小凤走在她们的两边，一人搀扶着爱云的一条胳膊；站在河水里的琴琴，噤里啪啦地蹬着河水跑过来接应……她们已经这样过了三年渭河了。

三个女子一台戏。这五个沙柳滩上的女学生在渭河上喊叫着，吵嚷着，嬉笑着，比一台戏要热闹多了……

02

小小的县城里到处挤满了人，简直快要把县城憋破了。

大街小巷、百货大楼、供销商店、饭店、餐馆、个体户的门面里都拥实了。一街两行的凉粉摊子、面皮摊子、卖豆腐脑、炸油条麻花的各种吃食前，人挤成了疙瘩；钱从人缝隙里递，碗由人头上过。呐喊、招呼、争吵、粗鲁的叫骂和工商管理所宣布惩罚条款的高音喇叭声搅在一起，大街上充满了喧嚣。

一个干瘦的农村老汉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怕被挤失，草帽揽在怀里。他急急巴巴地向人打问：“今日个县城有物资交流会吗？请西安易俗社的戏了没？啊？”

有人扒在他耳朵边大声喊叫：“老者，啥会都没有，净是学生娃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来看考大学的初选榜哩！”

“噢，噢。”老者恍然大悟，张开没牙的嘴笑了，“难怪说哩……”

这几年，大学高考越来越牵动更多的人了。不仅是高考参加者和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舅家、姑家、姨家、朋友、订了终身的对象以及没有言明的相爱者，也都比关心其他国家大事更牵心高考的结果了。所以，一年一度的高考初选公布的日子，变成了小县城最拥挤、最热闹的日子了。县人民政府大门两侧的公告栏，是连续几年张贴高考初选入选红榜的地方。从一清早起，那里的人就拥成了疙瘩，一拨儿拥上来，一拨儿像潮水似的退走；叫的、喊的、笑的、哭的、骂的吵嚷成一团。一个戴着眼镜的姑娘好不容易挤到了前边，可她的眼镜却挤掉在鼻梁上，

什么也看不清了。她想用手推一推眼镜，但两只胳膊被旁边的人夹得怎么也抽不出来，她急得直央告旁边的人：“给我把眼镜往上掀掀……”另一个显得有些呆气的男学生，被人流推到楼前，但他被吓得失去了在红榜上寻找自己名字的勇气，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反而让别人去看他的名字有没有……

当我们那五个沙柳滩的女子来到县城的时候，太阳已经端了。这时，县城里最拥挤的时辰已过去了。看榜的学生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欢笑着、沮丧着、争执着、沉默着慢慢地向城外退去了。她们五个顾不得饥渴，照直奔向县政府门前，挤进了红榜前已为数不多的人群里。

留着短头发、身材健壮的司马爱云站在最前面。她只用眼睛急速地在榜上一扫，就立刻知道自己落选了——根本不必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去看嘛，自己那四个字的名字放在一般是三个字的行列里，是非常容易找到的。没有四个字的名字！他妈的！县中女子排球队队长在心里骂自己：把时间都在排球场上跑光了，这榜能有自己名字那才怪哩。净是县委那帮家伙日弄得我把学习耽搁了！她一跺脚，气哼哼地往人群外挤；踏了别人的脚，惹得人家翻白眼，她也没管没理。

王玉惠和吴九月站在人群的边上，从人缝隙里往里看。突然，玉惠喊了起来：“九月，快看，有你哩——那不是，第四行第七个，吴九月！”

吴九月踮着脚尖往里瞅。她个子太低了，除了最上边的两三行字，下边的她根本看不见：“你再看，还有咱们谁呢？”

“没我。”玉惠的嗓音哑了。她红着眼圈儿，拽着九月来到站在一边双手叉在腰里的司马爱云身旁，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儿。

“哇——”人群里有人大声哭出来了，是凌琴琴。她双手捂住脸，哭着冲出人群，发疯般地沿着街道往下跑去。爱云、玉惠、九月愣了一下，喊叫着追过去。小凤看清了自己也榜上无名，也跟着追上来。街道上的人乱了，都追着看这几个女子，大声评论的、叹息的、怪叫的，一阵骚动。

追到县人民银行门口的时候，爱云一把拉住了琴琴，不容分说地把她拉到了一家挂满成衣的摊子后边。她把琴琴挡在自己身后，扭身朝着围观的人群恶狠狠地嚷：“去去去！有啥好看！不就是没考上大学吗？没考上

的多得是！你们屋里的人明年、后年考不上，也会哭给你们听的！”

人群慢慢散开了。几个女子挤在了一堆劝琴琴。

“没啥，没考上就没考上。考上的说不定还是后门上去的呢。”谈小凤说，“我也不伤心，伤心也不顶啥。我就知道我考不上。”说毕，她望望其他四人，问：“怎么，现在你们打算咋办呀？回去吗？我说，咱们都到我二姨家里歇歇脚去，咋样？”

四个人都没回答。她们知道小凤她二姨在县酒厂里工作，就住在街北巷里。谁有心思现在串门子去呢？

小凤说：“你们不去了我去呀，我今日不回滩上了。”

“你去吧。”玉惠说，“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

小凤拽拽衣服，掸掸身上的土走了。九月从口袋里掏出叠得四四方方的手帕，给凌琴琴擦了脸上的泪水，四个人沉默着向县东关走去。才走到刚建起不久的影剧院门口，就听有人大声呐喊：

“凌琴琴——”

四个人扭头一看，在影剧院那水磨石台阶的最高处站着一个小伙子。玉惠、九月、爱云在学校里都见过他，知道他爸是县文教局局长。

那小伙相当潇洒地一甩头发，洋气地向琴琴招手。

凌琴琴漂亮的脸蛋一下通红了。司马爱云霎时明白了：那人一准是琴琴的男朋友。她一推琴琴：“去吧，我们不等你了。”

凌琴琴不好意思地磨蹭着向影剧院走去。玉惠、爱云、九月继续往前走。刚走几步，司马爱云忽然大声说：

“走！咱三个去下一回馆子！”

03

三个沙柳滩里的女学生在一张塑料贴面的餐桌前坐下了。

这是她们一生里第一次下馆子，都有些拘谨。吴九月看看王玉惠，玉惠又瞧瞧司马爱云。到底还是女子排球队队长在校外闯荡过几回，她咬咬嘴唇，轻轻一拍桌子说：“好，看我的！”她朝着走过来的个体户

店主伸出三个指头，大声吩咐：“给我们炒三碟碟菜，有肉的，一人一碗米饭……”她朝旁边的那张餐桌上瞅瞅，见人家桌子上摆着一瓶“秦川大曲”，便抬头往酒橱看了看，又咬咬嘴唇，沉吟了一下，“嗯……再提上一瓶酒，要红的，就是那葡萄酒！”

饭、菜、酒上齐了，司马爱云一伸手拿过酒瓶，给三人面前各斟了一杯，大声提议：“我说，这第一杯子酒祝贺咱九月，她给咱沙柳滩上争了光，是咱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了！来！”

吴九月慌了，两只手一齐捂在酒杯上。她明白自己虽然初选上了，可被录取却是不可能的。这种深深的痛苦被爱云的提议搅上来了，她眼睛一阵湿润，慌乱地说：“别，别，我不会被录取的……我的腿……哪个学校能要……”

玉惠的眼泪忍不住冲出来了。自己没有考上，她难过；可她更为九月初选上了不能被录取而伤心。她在桌子下边轻轻踢了爱云一下，提醒爱云不要刺激九月。

司马爱云明白了。她瞪圆了眼睛，凶狠狠地一拍桌子，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就要写信告去哩，给中央告！”

九月忙一拉她，说：“国家培养大学生，花不少钱哩。一个残废，唉，国家划不来……”

“反正，真的是那样，我就要告哩！现在教育部长是谁？我就告他哩！”

九月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她想起来，上了三年高中，是爱云和玉惠、小凤、琴琴在渭河上把她来回背了三年；这个恩德太重了，比秦岭山还要重。她啥时节想起来心里就发烫。她高高举起酒杯，对爱云和玉惠说：“这一杯酒算我感谢你们四个人三年里对我的帮助吧！喝了！”

“啥话！我不喝！”

“九月，你怎说那种没味的话呢？”

酒又放回桌子上，谁也没有喝。她们开始吃饭了，没滋没味。

好一阵，九月对两人轻轻地说：“你们还是别灰心。今年不行了，还有明年哩，再复习一年吧。”

爱云一甩运动式的短发，干脆地说：“我不考了，就那一点点饭，

挖抓得人头都挤破了，何必再添一个我呢？”

“你呢？”九月又问玉惠。

玉惠多么想读书呀！能复习一年，明年肯定会比今年考得好一点的，或许，明年能考上；可是，不行呀……她猛然放下筷子，一把抱住了九月，把嘴紧紧压在九月的胳膊上，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泉涌似的眼泪很快就浸透了九月的布衫。她早就许人了，她爹连她今年高考都不同意呢，还能说什么明年呢！“三虎他爹两眼瞎了两三年了，人家急着要人哩……”

九月和爱云一起默然了。

很久，爱云终于又端起了那杯红莹莹的葡萄酒，低沉地说：“来，为咱们结束了的学生生活，喝了！”

……

店主人过来清账了：六块三角八分。爱云两手把九月和玉惠一挡：“今日个算我请客！”她从兜儿里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数只有五块零三分，“把你家的！弄的这事！你两个谁有钱，把剩下的垫上。我以后办了鸡场，或许其他啥场子赚了钱，一定会还给你们。”

04

太阳偏西的时候，吴九月挎着一只大竹篮子，篮子里放着磨得雪亮的大草镰，由村里蹒跚地走出来，到一片碧绿的滩地里去打猪草。这几年粮食不缺了，家里养了七八头猪。只要她在家，每天这个时候，她总要替父亲去打一筐猪草。

她的心情是平静的。那天，她和司马爱云、王玉惠回到沙柳滩里，分手的时候，爱云说：“高考的事就这样了结了。从今往后，咱们谁也不能淌眼泪。眼泪淌干也不顶啥！咱要刚邦硬正地生活哩，不能让人笑话。往后咱们几个要互相帮助。说话算话！”的确，这几天九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早就想通了。自己的名字上了初选榜，说明自己的学习成绩是令人满意的，对得起供自己上学的父母亲，对得起生养自己的沙

柳滩了。因为残废不能上大学，又能算什么呢！天底下路多得很。九月觉得在这偏僻的沙柳滩上，有着属于自己的道路。

打猪草的劳动是畅快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她思索着，寻找着自己的路。

太阳西沉了。九月前倾着低矮的身子，挎着沉重的、塞满青草的大篮子来到渭河边。她站在清亮的河水里洗着身上的汗水和泥土，惬意极了。巨大的太阳沉落在遥远的渭河上游，西边的天空里飞起了无数朵红色的云霞。远远的蜿蜒流来的渭河，河面上闪着灿烂的橘红色，仿佛是一河绚丽的胭脂。河北拔地而起的黄土塬在晚霞里更加古朴雄浑，苍茫的塬根下冉冉升腾着淡淡的雾霭。河南辽阔的河滩地里，秋庄稼长得齐楚楚的，堤内婆娑的垂柳在晚风里舞动着长发。草滩上一群又一群的羊群缓慢地移动，就像是朵朵白云在大地上浮游，这是辛苦的牧羊人回村去了。绿树完全笼罩着村庄的上空，浮起一大片白色的炊烟，亲切地向庄稼地里的人们在召唤。再向南，平时清晰得每一道山岭都可以看清的秦岭山，此时变成了蓝乌乌的了，浓重的阴影马上就要把大山吞没了。

啊！多么美丽的家乡，多么可爱的沙柳滩！九月想，我一生一世都不离开这生养自己的地方，一种要为此而献身的庄严神圣的感情在她那瘦小的胸膛里涌动。

她挎起草篮子回家。沿着河湾刚刚转了一角，她看到一群赤条条的孩子仍在河里扑腾着，打闹着，追逐着，水花飞溅。

九月大声地吆喝：“噢——天黑啰，回家啰——”

“噢——噢——”

水里的孩子们听到九月的呼喊，一齐大声地呐喊着，奔上了岸，他们身上的水珠子在夕阳下闪耀着点点的红光。他们瞅着等待他们的吴九月，突然，有个孩子轻声叫了个“一、二”，这伙孩子们便一齐跳着，蹦着，一哇声地整齐地喊起来：

吴九月，真个佯，
走起路蛮晃荡，
不怪自己一腿短来一腿长，

倒怪是路修得不光堂。

喊完，孩子们又放肆地大声笑起来。

九月一下子愣住了。那怪声怪气的喊叫和笑声那么刺耳，仿佛是无数支锋利的箭，一齐射在了她的心上。泪水猛地涌上来，模糊了她的双眼。自己的缺陷成了别人嘲笑和取乐的对象，而且是这么一群不知世事的娃娃们！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和难堪呢？

她站着，久久地一动不动。

这就是自己喜爱的孩子们吗？

九月爱孩子们。在她填写的高考志愿中，第一志愿就是师范学院。尽管同班有的同学嘲笑她胸无大志，可她不改初衷：将来，在沙柳滩上第一个当上人民教师。沙柳滩从来没有过学校。这里很穷。解放前夕，从四州八省逃荒而来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才有了这个不大的村落。老一辈的庄稼人几乎都是睁眼瞎子。九月和其他几个姐妹都是成天奔跑着在五里路以外的清河湾上的小学。从她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她就执拗地认为沙柳滩应该有一所学校。

九月决心要在沙柳滩当教师的起因，是一件很小的甚至是可笑的事。前年的一个星期六傍晚，她和四个姐妹蹚过渭河回到沙柳滩。就在村头家的门前，有四五个年龄不等的妇女们正在那里哄娃说笑。她们走过这里的时候，妇女们热情地向她们打招呼。她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的娃娃十分可爱，上前逗了逗他，问他会说话不。那妇女不无炫耀的口吻说：“会说，还会骂人哩。”说着就鼓励她的孩子：“骂，骂你姨姨，看我娃会骂人不？”那个可爱而活泼的孩子，果然张开了红润润的小嘴骂上了。

啊呀！孩子骂人的话咋是那么粗俗、低级！

一个孩子骂开了，一群孩子竟场比赛，稚嫩的骂声喊成了一片。孩子们的母亲或他婆也都开心地笑了，连连夸奖着：“我娃能成了，真是个乖蛋蛋娃哟！”

九月看着这个场面，听着孩子们的骂人声，心里涌上了深深的悲哀和痛苦：这就是沙柳滩上孩子们最初的启蒙教育吗？这是多么愚昧呀！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萌生了要在沙柳滩上当一个人民教师的愿望……

河滩上，那伙娃娃还在怪声怪气地喊叫着：

吴九月，瘸，瘸，瘸，
东摇西摆打趔趄，
摇过来，
摆过去，
鸭子和你比赛哩。

九月认出来了，那领头喊“一、二”的孩子是凌琴琴的侄子小琪儿。他见吴九月向他们望着，反倒做着鬼脸儿越喊越起劲了。

终于，九月扭回头往村里走了。她那两条消瘦的双腿，仿佛一时间变成了生铁，变成了石头，几乎要拖不动了……

05

王玉惠的家坐落在沙柳滩的尽西头。河滩里的村庄与其他地方的村子不同，散乱而一家离一家较远。这里的住户并不多，可村落却散漫地扯开了二里来路。

那天，从县城里看榜回来，玉惠一迈进那整洁而亲切的院落，半天来心里的悲苦和痛苦就再也压不住了。她爹、她妈正在院子里拾掇柴草，一见女子回来，两个人一齐丢下手里的杈耙，急急地拥过来；她爹急巴巴地问女子到底考上了没有，她妈却操心女子出去一天是否饿了肚子。玉惠什么话也没有说，从两位老人的面前跑过去，进屋就关了门，一头扑在炕上，放声大哭起来。

听到女儿悲切的哭声，两位老人愣了一下，互相交换了眼色。一切都明白了。玉惠妈叹息了一声，知道劝说女儿也不顶用，用围裙擦着发红的眼圈到灶房去了。